

朱秀娟系列小说集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朱秀娟 / 著

握不住的情

wobuzhu de qing



朱秀娟系列小说集

握不住的情

wobuzhu de qing

朱秀娟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握不住的情/朱秀娟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5.6

(朱秀娟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4827-X

I. 握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8899 号

书 名	握不住的情 (朱秀娟系列小说集)
作 者	朱秀娟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 王素芳
责任校对	师自运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9.125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827-X/I·3784
定 价	17.5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紫书提着菜篮，顶着小雨，加紧着脚步往家里走，鱼是活杀的，久了就不够新鲜味儿，家任只要拿筷子一沾，立刻就能指出毛病来，这就能让她气闷得个彻夜难眠，恨不能把自己杀了才能弥补心头那份缺失。她大跨着脚步如腾云驾雾，心头晃动着家任的影子，忍不住嘴角泛出了微笑，那个心爱的男人就是她的丈夫，每一想到这层关系，就周身通畅得被幸福感所笼罩，顾不得天空细雨，顾不得地面泥泞，顾不得手里的东西。

“哎呀——哎——”

她坐在地上看着往来的人群车辆，和俯视着她的小老头儿，正满脸歉疚地向她连连地说：

“对不起——小姐，对不起！”

紫书猛然涨红了脸，用手撑着地，刚站起来一半，脚下一滑又重重地摔了下来！

“哎哟——”她觉得尾骨一阵疼痛，半躺着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“小姐!小姐!”小老头儿张着两手就要来搀扶她。

“滚开!”她暴怒着。

“好凶!”围观的人嘀咕着。

“什么东西!”她竖起两只明丽的大眼，瞪着四周的人，“败类，只说风凉话!标准的见死不救，袖手旁观!”

“敢吗?”有人阴阴地回她。

她缓缓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气得感觉不出浑身上下哪里疼痛，围着看热闹的人相继散去，只有倒在地上的摩托车和提着她菜篮的——小老头儿，惶恐地等着她发落。

“给我!”她用手夺过菜篮，“骑着个破车横冲直撞，出了人命你拿什么赔?!”

“喂!你这——一个——女——小姐，”有人回过头来打抱不平，“是你撞到人家车子上去的，人家为了让你，差点撞上汽车，那才真的出人命!那才真不知该谁去赔命呢!”

“多管闲事!”紫书悻悻然地丢下一句话，推开挡在她面前的小老头儿，揣着一肚子窝囊，手里的菜篮好像装进了石块，显得特别沉重，她现在依稀记得小老头儿满地抓鱼的狼狈相。

唉!她从心底叹着气，那些已被破肠挖了肚的鲫鱼，虽然在塑胶袋里闷了好久，血淋淋还是活蹦乱跳的，被那倒霉的小老头儿两手拼命抓着，这会子是死定了!这么好的鲫鱼，可遇而不可求，连订都订不到，

偏偏碰上这样儿的事！报纸上天天有车祸，从不知是怎么发生的，事情临到了自己身上，她还是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她绝不信路人的话，自己发了疯，往摩托车上去撞。

她站在大门口，放下菜篮搓着手，往口袋里找钥匙，小钱包还在，钥匙遍寻不见，那一跤跌得——总算丢了点东西了！她万分懊恼地按着门铃，担心吵醒了婆婆的早觉。

“谁呀？”对讲机传出来的声音既不是婆婆，又不是王嫂。

“对不起，我按错了！”紫书皱着眉，鼻孔里往外冒烟，今早真诸事不顺，雨下得又越来越大了，她拂了拂发上的雨珠，看准了自己家的对讲机再按铃。

“谁呀？是谁呀？”陌生的声音不再陌生。

“怎么——”紫书疑惑着是不是对讲机搭错了线，“是四楼张公馆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是的？”她不由得心头火起，“你是谁？”

“哎呀！”对讲机里突然笑了，“你是紫书呀！我听出来啦！凶巴巴，又——”

“开门啦！”她更吼上了。

对讲机响了，大门才应声打开，她听到对讲机中传来的远远的对话：

“妈，紫书不知在哪儿挨了——”那逐渐模糊的声音，显然是大姑。

“她呀！”婆婆的声音更遥远。

她放下菜篮，在大门内站了一会儿，尽量地整理着自己，这身泥污可以不在乎路人的侧视，可不愿落人大姑的眼里。

提着越沉越重的菜篮上了楼，往四楼才走了一半，王嫂就忙不迭地下楼接过她的菜篮，一边知情识趣地小声说：“我在后阳台洗衣服，没听到门铃。”突然看到从她头发上往下滴的雨水，抬手就要替她擦拭，“哎呀，头发——”

“少动手动脚！”紫书拂开王嫂的手，推开门，走到干净明亮的家里。

“妈妈——妈妈——”佳佳张着小手，向她奔了过来。

“佳佳。”紫书笑了，很快地把佳佳抱在怀中。

“佳佳，奶奶抱！”婆婆沉着脸把孩子接过去，“你看你一身湿，佳佳才换好衣服。”

“新衣服好不好看？”大姑跷着二郎腿坐着，“大姑姑帮他买的，老二那件有点小，我拿去换。”

“喔！”紫书气不顺地走向洗手间。

她正要关上洗手间的门，听到大姑赌气地说：

“妈，我还是回基隆吧。我是来看你的，不是来看别人脸色的。”

别人！嘿！

她猛然开了门，从洗手间出来，一边往自己卧房走一边大声向王嫂说：

“王嫂，把鲫鱼先拿出来洗了。”

“妈，有鲫鱼哎！”大姑姑说，“你最爱的。”

“你又糊涂了。”婆婆冷冷的，“我今天吃斋！”

紫书从卧房拿了换洗衣服出来，向婆婆说：“我替你买了油豆腐皮、腐衣，烩冬菇。”她又叫着，“王嫂，把冬菇泡了。”

“冬菇——”王嫂握着手，苦着脸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先洗一洗再泡，那泡的水——”紫书一边往洗手间走，一边关照着。家任再三提醒她，她哪会忘了婆婆的斋日。

“冬菇——没有了。”婆婆接得很快，“我做主送给瑞芳了。”

紫书眼光向上地看着客厅里的众人，大姑瑞芳逗着佳佳，对她婆媳这番对话好似根本没听见。她只好向王嫂说：“别忘了买冬菇。”

话才说完，一个喷嚏打得她赶快往洗手间跑。

洗了个澡，换了身衣服，紫书心情开朗了点，她决心把这一上午的种种不愉快忘掉——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！瑞芳到娘家来拿东西这也不是头一次。再说，她也会不轻不重地给佳佳和瑞瑞买点东西。中午，她或者再派王嫂去买点菜。她盘算着心事，一边把头发吹干。对着镜子拉了拉自己紧绷着的两颊，放了手，她倒真笑了，白净的两颊被拉红了，衬托得自己更——她向自己骄傲地撇着嘴，她没见过几个人有自己的花容月貌的，尤其——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她的身材，生了两个

孩子，仍然和雕刻的一样，匀称得恰恰好。

难怪——她陷入一阵玄思默想中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，这才赶快把洗澡间收拾好，走到客厅一看，空荡荡的，倒是一堆谈笑声从厨房传来。

“大姑姑。”她一向跟着孩子叫瑞芳，“今天中午——”她突然直着两眼傻了，“你——”

“今天中午你享享福，尝尝我的手艺。”瑞芳忙着烧鲫鱼，头也不回。

“你把鲫鱼——”她感到全身的气直冲喉头，简直想大喊大叫起来。

“中午简单一点，”婆婆说，“一个鲫鱼，一个黄豆芽，豆腐汤。”

“瑞芳，”紫书撇开婆婆的话不搭腔，直接向大姑说，“鲫鱼就留到晚上吧！等下王嫂到小店去叫两个菜。”

“晚上她要回基隆了。”婆婆脸板板的，明摆着一副一言九鼎的不可抗拒的威严。

紫书站在厨房里，看着她们忙得高兴，毫无自己插手的余地，直觉得浑身一阵阵的寒噤，她僵立了好一会儿，才强迫着自己移动脚步，把自己关在孩子房里。瑞瑞一个人坐在地上玩玩具，一岁多的孩子看着她笑。

“该吃奶了，妈妈给你冲奶。”

紫书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冲奶。心里已打定主意，让她母女去吃饭去，落得个眼不见心不烦。

“张太太，吃中饭了。”王嫂走了进来，“我来喂瑞瑞。”

“你去跟老太太说，瑞瑞在吃奶，我等一下吃。”紫书沉着气，尽量不使自己失态。

“我来喂瑞瑞嘛！”王嫂弯下腰来抱孩子。

“你干什么！”紫书瞪眼低着嗓子叱责。

“大姑——”

“少废话，”紫书说，“出去。”

王嫂只好走了。

“把门关上。”紫书在她身后跟了一句。

母子两人守在小房间里，好像被全世界的人遗忘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孩子也生了两个，她倪紫书在张家永远像个外人。鲫鱼被煮了还在其次，她受不了瑞芳喧宾夺主，凡事不和她商议一下，自为自主，自说自话，眼睛里哪有她这个人。

瑞瑞吃了奶，玩了一会儿又睡了，她一个人溜回自己房间，在床上睡了一觉，是被王嫂叫醒的：

“有人找你。”

“谁？”紫书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姓黄，就是常打电话来的那个黄什么制作人。”

“讨厌！”紫书只好出去。

“你还没吃中饭呢！”王嫂关心着她，“要不要我弄点什么给你？”

“不用，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！”

客厅里除了黄制作人之外，婆婆和瑞芳也在一角

坐着，低低地谈着话，把个登门拜访的客人晾在一边。

“黄景塘，”紫书招呼着，“你见过我婆婆和我大姐了？”

“没——”黄景塘站了起来，向张老太太鞠躬，“老太太，大小姐。”

“请坐。”婆婆比了比手势，“王嫂，倒茶。”

“黄景塘，你真不死心。”紫书笑着。

“在电话里你容易推，当面邀请，再向你详细说明一下剧情，故事太好了，等于是替你写的本子——”

“本子呢？”紫书不等他说完，拦着他说。

“我没带在身上，”黄景塘傻了眼，想不到紫书态度突然转变。

“我看了本子再说好不？”

“本子——我明天送来。”

“找个剧务送来就行。”

“好。”黄景塘看了看表，“这个时间，我可以找得到人——拿本子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“也好。”紫书站起来送客。

黄景塘向老太太鞠躬道别。他前脚才出大门，瑞芳就提着嗓子问了：

“又要演戏啦？”

“还不一定。”紫书不想多谈。

“我家左邻右舍这下又有得谈的啦，”瑞芳笑着，“上次你演的是什么事——”

“好啦，”婆婆拦着，“家里又不等着钱花，有丈夫

有孩子的，还抛头露面，招什么是非！”

瑞芳点头：“电视台是复杂，龙蛇混——”

“我在电视台演过戏，没碰到什么复杂，什么龙，什么蛇，接了通告就准时出席，演完戏就回家。”紫书颇不以为然，暗暗地更下定了决心：“什么事单纯，什么事复杂很难说。”

“好啦，”婆婆向瑞芳说，“她的事我们也管不了，只要她丈夫受得了个上电视被人评头论足的太太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”

“妈，我倒不反对，”瑞芳说，“我的邻居都喜欢倪紫书，电视上还没有哪个女明星比得过紫书的。”

“你少胡说！”婆婆大声叱责她，“你是死要出风头，就顾不了你弟弟了，我们是为你弟弟的——的……不是为了讨好你的邻居的。”

“家任不反对呀，”瑞芳毫不退让地顶了过去，“去年紫书不是演了一档戏吗？他又接又送乐得很。”

“嘿，你们都乐得很，就没人想想或是问问我的想法。”婆婆脸色更是阴沉，“我一个寡老婆子……”

“妈，我要回去了，”瑞芳拿起皮包和冬菇就要走，“你们家才真复杂。”

紫书只好站起来送行：“常来玩。”

“玩？”瑞芳撇嘴，“谁陪我？能耽误你睡午觉吗？我看哪，还是少回来的好。”

瑞芳才一走，婆婆就一连声地叫王嫂。

“王嫂，王嫂，”婆婆显然有一肚子气，“都到哪里

去啦，大白天的，难道去睡觉呀！现代的人也太不懂规矩啦！床像敞在那里似的，被子也不用叠，随时随地都能倒上去挺着！”

“老太太，”王嫂急忙走来，“我在替瑞瑞换裤子，他尿湿了。”

“佳佳呢？”婆婆问。

“他睡了。”王嫂揉了揉发涩的眼睛，忍不住打了个哈欠。

“怎么？”婆婆直对着王嫂脸上去问她，“你们晚上都干什么去了？把觉留到白天来睡，白天是工作的，上班的，晚上倒该好好地休息，才能养足精神。你看你，哈欠连天，干脆好好地睡一觉吧！别在这儿像个睡美人似的惹人讨厌！”

紫书再也受不了了，反身回到卧房，用力地把房门摔上，顿时房门外就造反了似的沸腾起来，两个孩子都哭了，婆婆哎呀哎呀地叫着心疼……

“老太太，老太太。”王嫂不知该张罗哪一头，叫的声音比谁都大。

紫书坐在床边，两手捂着耳朵，恨不得立时从这片喧嚷里消失——

“家任！你怎么还不回来！”

“家任！”

房门外，婆婆哭叫着呼应着她的心声。

“家任，妈妈心疼，头疼，你快回来吧！妈妈——”

2

“你评评理！评评理嘛！”紫书跺着脚，对着闭目躺在床上的家任喊着。

家任捶着床，另一手压在两眼上。

“求求你，半夜三更的，声音别这么大！”

“半夜三更，你还知道是半夜三更，你不是才回来吗？”紫书越发感到委屈，“从一大早出去，不声不响的——就不见了！只准你深更半夜的才回来，不准我——”

“我打了电话告诉你的——”家任拉长着声音，慢慢地说。

“你打了电话！我怎么没听到你的声音！”紫书嗓子越来越尖厉，“我到哪里去了，这个家虽然跟个疯人院差不多，我也只有好好地担着，就等你一句公正话！”

“公正话，”家任冷笑，“你还讲公正！我明明告诉王嫂不回来吃饭了！”

“叫王嫂转告我！王嫂明明叫你和我直接说，你怕

我不答应——”

“我是怕你!”家任从床上猛然跃起,开了房门就往外跑,“你不让我睡觉,我不睡好了!”

“家——任,”紫书跟着追了出去,“你敢出大门!出去了就不要回来!”

家任在客厅里被妈妈拦住了。

“家任,”张老太太手捂心头,“你们——已把家吵得鸡犬不宁,还要怎么样,要把家丑张扬到大马路上去呀!我们活着的人都不要面子,不要脸了,总得让你死去的爸爸在地下安息吧!”

家任不愿母亲加入战场,拉着紫书又回卧房,向紫书打躬作揖地哀求:“做做好事,有话明天说!”

“你听到了吧!”紫书气得眼泪直流,“我学都学不会,夹枪带棍,指桑骂槐,含沙射影,骂人不带脏字,我受——”

“你多心!”家任吼了起来,“你看的剧本太多,学的名词太多,好好一句话,你偏要往坏处想,弄些不三不四的,什么含沙射影呀,来扣,来套!”

“张家任!”紫书大哭了起来,“你昧着良心胡言乱语!一句公正话都没有!”

“公正话!你真要听公正话?”家任指着她的鼻尖,自己也气得变了脸色,“我妈妈也就是你的婆婆,老年人说话,你听着点,她的要求你做不做不到,我不在乎,我在乎的是你!你这做儿媳的,拼命跟她顶,跟她计较,还想叫我向着你,编派我妈妈的不是,你——你

真——做梦！”

“好！好！张家任，你别后悔！”紫书气得只能威胁。

“你别又拿演戏来吓我。”张家任冷笑地说，“你这个脾气能在电视台混？以往去也是你，不去也是你，我尊重你的决定！”

“我——”紫书也索性恨上了自己，“我会熬下去，别人再怎么伤害，也不敢面对面指责批评我，何况那些人都是外人，不是我的婆婆，不是我的丈夫！”

“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”张家任只有叹气的份，“你演不演电视剧，我没有话说，吵了那么多次了，再吵就毫无意义。”

“当然，只有你母亲永远是对的，你是绝不妥协的。”紫书瑟缩在沙发上，一天折腾下来，现在觉得饿了。

“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母亲年纪大了，就算个性上有点强，也改不过来了。这一点我们应该想得到。”家任睡在床上，祈求得到一份安宁，“别再闹了，早点睡吧，我困得眼都睁不开了。

紫书没有理他，再吵、再闹干什么呢？她捂着肚子向房外走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家任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瞪着红丝密布的两眼，像看到了一条危险的眼镜蛇。

“我去吃饭，干什么！”紫书也吼了回去，“我一天粒米未进，我——都要吐了！”

家任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下了床，跟在紫书身

边：“我陪你。”

在冰箱里找了些剩菜，煮了碗菜泡饭，坐在餐桌边慢慢地吃着。家任替她泡了杯茶，陪着她。

“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慢慢吃，我陪你。”家任抚着她的肩背，体贴地说。

一阵缠绵激动，紫书放下了饭碗，流着泪，伏在家任胸口，“家任，你如不是独生子该多好。”

“傻话，”家任环抱着她，“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，我就让你知道这个事实了。”

紫书往他怀里靠紧了点，“我那时好感动，你是个孝子，你那么诚恳地对我说：‘我不会离开我母亲，我也不能没有你，没有了你，我今后的生命中就只有母亲，没有人能取代你。’我好感动。”

家任抬起她的脸来，看着她笑：“我们为什么要吵架呢？”

“总希望——你帮我哟。”

“我会帮着你，向着你。”家任拂开她脸上的乱发，怜惜地说，“原谅我不能帮着你对付我母亲。”

“对付？”紫书吓了一跳。

“有时，我也不会说公正话。你年轻，你是晚辈，你得委曲求全。”

“我以为你不知道。”紫书又委屈了。

“知道也不能怎么样啊！”

“家任，我还是不要接黄制作人的戏吧！”

“最好，孩子还小，家里需要人。”